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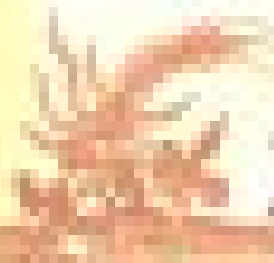


在祖国的生荒地上

莫卡諾夫著

4420

时代出版社



在祖国的生荒地上

——

——

在祖國的生荒地上

〔苏联〕莫卡諾夫 著

何 寧 譯

时 代 出 版 社

1957年·北 京

Сабит Муканов
НА ЦЕЛИНЕ В РОДНОМ КРАЮ
Алматы • 1955

內 容 提 要

本書的作者以自己的故鄉查曼叔巴耳村為背景，介紹了蘇聯人民在哈薩克斯坦開墾生荒地的情況。在帝俄時代，查曼叔巴耳村的村民被沙皇政府驅逐出來，流浪各地，大片的肥沃草原荒蕪了。1953年蘇聯共產黨通過“關於開墾生荒地和熟荒地的決議”以後，這裡建設起許多大規模的國營農場。成千上萬優秀的青年男女響應黨的號召，來到生荒地上，建設幸福的樂園，使沉睡多年的荒地，為國家生長出千百萬公担的糧食。

本書可供我國農業工作者和農村青年閱讀。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45號
(北京阜外百萬莊出版大廈)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京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7年5月北京初版 1957年5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6/32 字數：71千字
1—3,800冊 定價(7)0.30元

目 次

在祖先的土地上.....	2
稍稍談談歷史.....	2
开始進攻.....	16
最初的果实.....	35
第一批窩.....	54
文化發源地.....	79
通往未來的道路（代跋）.....	94

在祖先的土地上

稍稍談談歷史

人人都愛自己的雙親。我也愛我的父母。但在我六歲那年，父親就去世了。過了一年，母親也去世了。時間連岩石上的痕跡都會磨滅的，何況是一個人的記憶呢。所以，現在我的腦海里雙親的形象已經非常模糊了。雖然如此，就是現在我對他們的愛還是非常深厚的。他們給了我生命，他們在我那短促的童年時代所給予我的撫愛和關懷，直到我成為孤兒的歲月中，還長期地使我感到溫暖。

我父母的坟墓是在一起的，我看到他們的坟墓還和五十年前剛埋葬時的情景一樣。這兩個小坟丘，既沒有穹窿形的墓穴，也沒有石碑，甚至連一棵小樹都沒有，現在連那兩個小小的坟堆也都塌陷得差不多和地面一樣平了。任何一張地圖上，都沒有標明埋葬我父母屍骨的地点，這兩個淹沒在遼闊無邊草原中的小坟堆，旁人是無法找到的。而我就是閉着眼睛也能找到它們……

當地把埋葬我雙親的那個地區叫做“查曼叔巴耳”。哈薩克話“查曼”是“不好”的意思，“叔巴耳”是指草原上的稀疏幼林。早先在我們那里也確實有過這樣的樹林。但是為什麼給它起了這個不好的名字呢？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稍稍談談歷史。

二百多年以前，西從伏爾加河到雅伊克河，東至額爾齊斯河，南起錫爾河，北至伊希姆河與奴拉河，這一片遼闊的地區几

乎沒有村庄和城鎮。在哈薩克地方的村落里，人們無論冬夏，都過遊牧生活，從來不修筑固定的建築物。在遠古時代，我的祖先屬蓋拉族，他們在錫爾河流域過着遊牧生活。

1723年夏天，錫爾河流域發生了嚴重的旱災。但是，比旱災更可怕的却是敵人的侵略。那一年，統治着現在謝米列契地方的准噶爾汗，向錫爾河流域的哈薩克人進犯。他破壞了哈薩克人的村落，劫走了牲畜和財產，殺害並奴役了和平居民。還活着的哈薩克村民為了擺脫死亡的危險，紛紛逃奔到俄羅斯邊境。俄羅斯的老百姓慇懃地歡迎了他們。從這時候起，許多哈薩克族人就一個接着一個自願地加入了俄羅斯國籍，把自己的命運同俄羅斯人民永遠結合在一起。

在那些年代里，我的祖先移居到哈薩克斯坦的北方，即現在庫斯塔奈省普勒斯諾果爾戈夫斯基區卡拉卡梅斯基村蘇維埃所管的地區。這裡沒有山，也沒有大河。只有針葉樹林、樺樹林和一個挨着一個的大湖點綴着這好幾百公里單調的平坦草原，使它具有多種多樣的景色。我們的祖先靠着大森林的屏障建立起過冬的房舍，並給它起了個美麗的名字叫“卡拉加什”，意思就是大密林。

村民都愛這些地方，他們以為自己也許要永遠定居在卡拉加什。但是1892年，沙皇政府奪去了卡拉加什，逼迫我們全村離開住慣了的地方。

附近再也沒有適於新居的空地了。只剩下夏季牧場。另一方面，由於加入了俄羅斯國籍，與遷移來的俄羅斯農民的往來，也使哈薩克村落的生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原先長期以遊牧為生的牧民，開始習慣於半定居的生活方式：他們蓋起了溫暖的過冬房舍，儲備下草料，冬季把牛飼養在圈里。只有夏天才到夏季牧場上去遊牧。

我的祖先走遍了夏季牧場的各个角落，他們在查尔果尔、阿雷普卡什、巴特巴科尔和道斯这四个大湖中間的草原上选了一块地方。这里有小樹林，有茂密的柳林，还有湖泊。每到夏季，这里总有很多蚊子、馬蝇和各种小虫，所以这时候就没有一个哈薩克村落停留在这人畜难安的地方的附近。

不过，要修建过冬房舍，这里的条件倒很齐全：周圍有富饒的刈草地，附近有可以防避冬季暴風雪的森林，有充足的燃料，而且在挖到五、六俄尺深处就湧出大量可口的淡水。道斯湖就在不远……

我們村子里的人在一片不大的林間空地上修建了自己的过冬房舍，全村大約共有四十戶人家。第一个冬天平安地度过了，但是第二年的秋天，我的祖先就又陷入了飢寒交迫的境地。

在这些游牧村里，自古以來就养成一种習慣：在秋天或早春时節要放火把自己夏季放牧地方原有的干草燒掉。这样做有两个目的：首先，燒掉去年殘留下來的牧草，对牧場可以起消毒作用，燒死一切昆虫的卵和傳染畜病的細菌；其次，在燒过的地方，可以更茂盛地長出富有营养的嫩綠牧草。

这一年秋天，他們剛从夏季牧場回到村里，不知是由於疏忽，还是由於敌人的毒辣詭計，草原上什么地方突然發生了大火。在狂風助長之下，火势猛烈蔓延，火过之处全成灰燼。大火燒到了我們的小樹林並殘酷地襲击我們过冬的地方。我們这个孤村里老百姓的全部財產都燒光了，还燒死了很多人和牲畜……

遭受火災的人們無处安身，也得不到任何援助。他們在一片瓦礫場上勉強安頓下來，一冬全靠在附近湖里割些蘆葦來維持剩下來的牲畜。所幸的是这年冬天气候溫暖。到了春天，生活才开始好轉。經過这次慘痛的教訓，村里的老百姓为防止火災而設置了安全設備。在鄰村俄罗斯農民的帮助下，他們在过冬地区的

四周，挖掘了一道很寬的地帶，並在它的外圍挖了一道深溝。

这样，我們这个村里老百姓新辟的过冬地方顯得很“查曼”（不好），所以人們給这塊地方起名叫“查曼叔巴耳”。从那时候起，我們的村庄就被称为“查曼叔巴耳”了，而我們——这个村庄的居民——就成为查曼叔巴耳人了。

我几乎沒有在查曼叔巴耳住过。我的双親也沒有在这个村里住过多久。他們从卡拉加什搬到这里以后，就到別处当僱工去了。我也是在別的村庄里出生的。除我以外，他們还有很多孩子，但那些都是姑娘，按照旧式鄉村里的規矩，姑娘是不算回事的，因为她們只能賣几次彩礼錢罢了。

我的双親由於受了多年过度操劳的折磨，还不到 50 歲就丧失了健康，不得不同到自己的查曼叔巴耳鄉親那里。但是他們在这里並沒活多久——一年后我父親就死了，緊跟着母親也去世了。我和一个比我大三歲的姐姐烏尔杜干便成了父母俱亡的孤兒……

我初到查曼叔巴耳这个过冬地方的时候，还是一个五歲的孩子，十三歲时就离开这里了。但是查曼叔巴耳和道斯湖畔的我們的夏季牧場，一直成为童年时代鮮明而难忘的印象，留在我一生的記憶中……

我常常回憶那廣闊無边的草原和我們那夾在兩個小森林地区中間的过冬村落，在它周圍騎馬，就是跑上一天也看不到一戶人家。

这些地方冬天常常下大雪。在白茫茫的生荒地上，只有騎着馬，而且要騎着健壯而耐劳的馬才能通行。暴風雪常常几星期不停，草原上任何地方也阻擋不住它們。当“任得布朗”——哈薩克人給特別殘暴無情的暴風雪所起的綽号——在草原上逞兇时，当騎士看不見自己馬的耳朵的时候，誰也不肯出村了。那些已經

准备好了干草的人，这时都关门闭户，待在家里細心地餵养牲口。

当这样的暴风雪猖狂了几天而停息下来的时候，所有的門和土窖都被雪埋了起来，人們只能根据偶然从雪堆里向晴空飘起的袅袅炊烟，来辨認这里的过冬人家。在这以后，人們需要很費勁地把小土窖的門打开，用寬木鏟挖出一条条深坑道，这就是从一个土窖到另一个土窖的“交通道”。

为了設法防止一下暴风雪，避免住所动辄被埋起来的危險，刚到初冬，人們就用蘆葦在整个过冬地方的周圍做成很高的雪屏。大風吹來的雪被阻擋在雪屏跟前，於是便積成很大的雪堆。几次暴风雪以后，这些雪堆就变成小雪山了，那时人們就在这些雪山上面再圍上第二道蘆葦雪屏。在嚴寒中，雪凝得很硬，連牲畜走在上面也不会陷下去。

孩子們對於雪屏跟前的雪山具有双重的兴趣：一方面，他們喜欢从上往下滑着玩；另一方面，他們还在雪山上挖坑，做捕野兔的陷阱。在缺乏木料的查曼叔巴耳村里，並不是每个男孩子都有自己的雪橇。那些沒有雪橇的孩子就坐在冰塊上，从雪山上往下溜，有的甚至垫着自己的衣襟由雪山上滑下。他們从早溜到晚，虽然他們衣著單薄，嚴寒的天气把他們的耳朵、鼻子和臉蛋都冻得通紅，但是他們也滿不在乎……暴风雪被夕陽余暉映照得好像是一片熾紅的火焰，而孩子們的面頰，在冰天雪地里却冻得如同朝霞一般鮮紅。

冬季，孩子們最喜欢捉兔子。我們在最高的雪山堆上挖了一个很深的坑，用麥秸或干草在坑里点起火，使雪融化后冻成坚硬的冰壁。然后在坑上面浮攔上一層薄薄的樹枝，在樹枝上撒一些三叶草。因嚴冬而鬧飢荒的野兔一跳到三叶草上，就落進了陷阱。第二天早晨我們來到坑边，就可以看見墮入雪坑的野兔蜷

縮在坑角上，懼怯地豎起兩只耳朵。這種捉兔子的玩藝兒是多麼使孩子們着迷啊！

查曼叔巴耳的化雪期通常都在四月上半月。雪同時融化，一下子就化淨了。草原上有許多長滿灌木的小凹地和沼澤。融化的雪水流到這些沼澤中，停不大工夫便匯聚成一些圓形的小湖。在晴朗的日子里，小湖像在大的翠綠台布上陳設的盤碟一樣，閃耀發光。

在查曼叔巴耳的周圍有許多小黃鼠。雪融化以後，它們便揀乾燥的高地去掘土挖洞，在洞口附近吃草，跳來跳去，一瞧見人馬上就藏起來。不過要想從淘氣的孩子們手中逃掉卻不是那麼容易的。孩子們從還沒有干透的泥潭里汲水，把水灌進洞里去。小黃鼠被灌得喘不過氣來，向洞外奔逃，便落到孩子們靈敏的小手里了。

甚至在積雪全部化淨以後，查曼叔巴耳人也並不馬上離開自己的過冬地方，在明媚的春天到來以前，還需要在溫暖地方飼養幼畜。查曼叔巴耳人全從事畜牧業。每家都有牲畜。因此，每家也就都有幼畜。一到春天，我們這些村里的孩子們認為再也沒有比牧放幼畜更好玩的事了。童年時代，我天真地認為騎牛犢是一種最叫人入迷的遊戲。讓小山羊頂架又是多麼有意思啊！我自己固然沒有牲畜，但是我喜欢幫助全村的人牧放小牛犢。

當土地漸漸干涸的時候，在我們查曼叔巴耳村和附近的村落下就都开始放火焚燒夏季牧場上去年剩下的雜草。這時候在過冬地方的周圍已經翻掘出一條寬闊的地帶，並且挖好一道深溝，以便用來防禦火災，這樣，失火也就不怎麼可怕了。

我常常欣賞人們放火焚燒牧場的情景。這真是一個十分壯麗的場面！白天，查曼叔巴耳村的上空掛起一幅濃藍色烟幕，只有等到夜里才能看清烈火燎原的全景。你瞧，在湖那邊什麼地

方，有一條條紅褐色的狹長火帶，輕風煽動着焰苗，在遼闊的原野周圍形成了大火圈，熾烈地燃燒着，看起來大火在延燒中不是碰上了寬闊的大道，就是遇到了大水窪，因而開始若隱若現，或是在黑夜里熄滅了。有一股大火像賽跑一樣，飛扑到圍着查曼叔巴耳的深溝邊沿，一到这里，就好像因為跑得太快而喘不過氣來似的，馬上熄滅了……整個草原上的火勢忽明忽暗，忽熾忽熄，長久地變幻不停，只有查曼叔巴耳村却好像烈火中的幸福小島一般，平安地屹立着。

在我們那地方有一個叫做“野牛寒”的時期。這通常總是發生在五月初，要延續好幾天。年老的哈薩克人認為，這些日子正是綉綫菊萌芽，母野牛生犢的時候。在“野牛寒”沒有過去以前，暫時還不能說春天已經真正地來臨了。只有在這以後，天氣才真正暖和起來，於是查曼叔巴耳人離開了自己的土窖，搬到距離過冬房舍較遠的毡制帳篷里。

查曼叔巴耳人冬季聚居在一起，夏季便分散到四個小村落下：然蘇古爾、查雷耳卡斯、保拉特和波依舒拜。他們在過冬地方的附近待不多久。小牛犢剛剛長大一些，結實一些，可以自己找草吃的時候，各村的人們便遷往道斯湖畔的夏季牧場遊牧去了。道斯湖因為承受了倒灌進來的春汛洪水，湖面擴展了，湖水漫溢出來。這時候牧草也生長起來了。

道斯湖的南面是起伏的丘陵地。我們的各個村庄就分佈在這些小山坡上。再向南去，在小山坡的背面有一大片草丘沼澤地，蜿蜒伸展，形成兩公里的狹帶。這裡遍生着茂盛的牧草，只是當中還保留着一個不大的清水湖。這片沼澤叫布里班。在那些近一人高的小草丘里，棲息着很多野鴨和大雁以及無數的鷗鳥。它們在這裡產卵、孵雛……春天，我們查曼叔巴耳人便到布里班去搜尋，搗毀了鳥窩，收集了整桶的鳥蛋。孩子們干得特別出色。

道斯湖畔是天然的沙浴場，孩子們從早到晚都在这里做趾骨遊戲（這是一種像玩羊蹠骨一樣的遊戲）。天氣熱了，我們就在湖里避暑潛水，比賽游泳……年齡大些的孩子游到較遠的蘆葦那里去，很費勁地從水底下挖出像糖一樣甜的蘆根來吃。在盛夏時候，小野鴨和小野雁上岸來找食物，孩子們便偷偷地埋伏起來逮它們。這是真正的打獵呀！

當我還是个十三歲孩子的时候，貧困的孤兒生活迫使我離開了查曼叔巴耳村和道斯湖。我永远在想着查曼叔巴耳，好像怀念自己的父母一样。命运使我由这个村流浪到那个村，作僱農干着重活，但是，我從來沒有放棄过一次回故鄉的机会，哪怕只能回去待上一會兒，在青青的草地上躺一躺，在明淨的道斯湖里洗个澡也好。

1928年夏，我不得不跟親愛的查曼叔巴耳村長別了。1927年，我曾回到查曼叔巴耳村和道斯湖畔一趟，但除了四个查曼叔巴耳人的村落以外，並沒有看到人們从前在那里过夏的任何村落。

1925年，我們当地开始了有計劃的土地整理工作。从这时起，过着半遊牧生活的村民都給自己挑好了土地，並向政府請求給予土地使用权，开始完全定居下來。当然，他們選擇了最方便的地段作为居住地，这里有森林，又有湖泊。我們那个边区的好地方真是太多了。

当全体村民都得到份地以后，就在这些土地上建起了自己的家園，而道斯湖畔廣闊的夏季牧場便逐漸荒廢了。查曼叔巴耳人也不願意再留在这个荒漠的草原上，他們要求政府准許他們搬到卡拉加什区去居住（19世紀末沙皇政府曾把他們从那里驅逐出來）。在这以前，这个区是國有土地，一直荒無人烟。查曼叔巴耳人的請求得到了滿足，1928年夏，他們在卡拉加什永远

定居下來了。於是，我們的遼闊夏季牧場也就荒廢了。

當查曼叔巴耳人迁移的時候，我也在場，我親眼看見他們離開這塊住了 36 年的老地方時難舍難分的情景。他們在拆掉自己的毡制帳篷以前，都先到自己去世的親人墓前告別。我也向父母的坟墓告了別。

大家由坟地回來以後，很快地拆掉毡制帳篷，把家具裝上大車，然後便動身到北方去，搬往新的住處。

以後，在 1937 年的夏天，我又回過一次查曼叔巴耳村和道斯湖畔。這一次是和我的兩個兒子——十歲的阿雷斯丹和八歲的馬拉特同去的。阿雷斯丹出生在道斯湖畔，我想讓這孩子看看他呱呱墜地的地方。

我們由莫斯科啓程。我們乘的是莫斯科—阿拉木圖快車，在阿克秋賓斯克下車，換乘長途汽車，經卡拉布塔克、伊爾吉茲、土爾蓋，駛向庫斯塔奈。我們在這 1,500 公里的漫長旅途中，到處看見的都是荒涼的沙漠，哈薩克當地人的俗話說，這裡“累死飛禽和走獸”，這裡“除了杜鵑以外沒有別的鳥類，除了駱駝刺以外沒有別的野草”。一看到這些不毛之地，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故鄉查曼叔巴耳村、道斯湖和周圍茂盛的牧場。

我知道，道斯湖與查曼叔巴耳村會和這些草原一樣，如今也變得荒無人煙了。可是又怎麼能把我們的夏季牧場那樣肥沃富饒的土地，與伊爾吉茲和土爾蓋的多沙的草原相比呢？

我從離查曼叔巴耳 35 俄里的阿諾夫卡出發，到故鄉的夏季牧場去。查曼叔巴耳早年和阿諾夫卡為鄰的時候是不種莊稼的，吃的糧食都從阿諾夫卡人手里買來。那時，許多俄羅斯農民都沒有自用牲畜，而窮困的哈薩克牧民則沒有糧食。因此，許多哈薩克人常在夏季把自己的馬和牛借給俄羅斯農民使用，到了秋天，他們就從俄羅斯農民那里得到糧食。雙方的互助使哈薩克和俄

羅斯的貧民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誼。哈薩克人稱呼自己的俄羅斯朋友為“達梅爾”^①。

我在童年時代就離開了查曼叔巴耳，因此我在阿諾夫卡沒有“達梅爾”。但是，我從前曾在这條路上幫着趕過官家馬車，到過這個村里。

我在阿諾夫卡打聽去查曼叔巴耳村的道路。許多老年人都還記得這個“火燒村”。他們說，自從查曼叔巴耳人搬到卡拉加什去以後，再也沒有任何從阿諾夫卡到咱們村里來，現在野草已經復蓋了道路，留下的只是勉強可以辨認的痕跡。

事實也確實是這樣的。我從阿諾夫卡出發以後，就沒有找到通往查曼叔巴耳的舊道。但是，難道這就能阻擋我前往我們住過的過冬地方嗎？雖然村民們已經搬走了，可是親愛的草原卻還存在。我知道，在這段路上要遇到“布查烏—高姆金”（埋牛犢的地方）小樹林，再往前走是一片不大的林間空地，叫“伊特—開勒耳加普”（死狗），然後是一到夏季就干涸的“阿依曼”湖底和“撒旦—卡什坎”（魔鬼跑了）林，過了這個林子是“庫雷沙克”（馬駒）林，最後就是查曼叔巴耳了。

查曼叔巴耳在我面前呈現出嶄新的陌生面貌，我不由地欣賞起來了。從我們的村落搬到卡拉加什以後，在查曼叔巴耳草原上生出了許多樹叢和幼林。因為從來沒有人到這裡來採伐，樹木一年比一年茂密，有些樹木已經長得有車轅那麼粗了。

在炎夏的酷熱空氣中，這裡從早到晚都浮現出草原上的蜃樓。早先，當這裡有人住的時候，遠處的村落，過冬房舍，干草堆和干牧草垛，在草原上吃草的畜羣和馬羣，以及道路上偶然出現的旅客——這一切都像童話中講述的大海里的輕波一樣——涌

① “達梅爾”，哈薩克語，原意是根，有時用來比喻朋友。

現在我的眼前。現在，在這一片荒涼的草原上，只有茂密的樹叢和幼林此起彼伏，像沉沒在漫無邊際的大海中的島嶼一樣。

那年春天，雨水很大。整個草原長滿了高高的多汁牧草，山溝和谷地則遍生稠密的、沒腰深的羽茅草。這裡有無數的百靈鳥，它們特別喜歡在羽茅草叢中筑巢。每天太陽一出來，它們就在天空翱翔。有時忽然停在半空中，像釘在上面一樣。它們總是在啼鳴，因此我們給它們起名叫做草原上的夜鶯。

羽茅草的谷地呀！它們充溢着草莓的氣味。草莓是查曼叔巴耳草原上唯一豐產的漿果……它是一種多么清香可口的漿果呀！當你鑽入濃密的羽茅草叢，把草程左右一分，你的眼前馬上就閃出沒有見過太陽的、又大又熟的粉紅色漿果……摘下草莓，立刻放進嘴里，這時你才會嘗到它的真正美味——噴香，酸甜，入口就溶化……為了仔細品一品它的滋味，人們常常把它含在嘴里，慢慢地吸着果汁，舍不得一口吞下。人們就是這樣，一個接一個地摘下果子，怎么也舍不得放棄大自然賜予人們的這種豐盛的禮物。但不管你摘多少，草莓還是始終不見減少。雨水充足的年月，草莓長得格外好吃，人們可以整桶整筐地採集草莓。查曼叔巴耳人用它作果糕餅。他們把漿果放在鍋里煮上很長時間，然後把它搗成厚厚的果餅，放在太陽下面晒干，最後卷成圓筒狀，攪在木箱里存起來。當時在鄉村里，糖是稀有的珍品，只有大財主家才有。第二年的新果子沒下來以前，窮人們喝茶時就常常用自制的果餅來代替糖。

當查曼叔巴耳山谷中送來陣陣熟透了的草莓香味時，我立刻跳下汽車，兒子們也急忙跟在我後面。我們撥開了茂密的羽茅草，就看見了一嘟嚕一嘟嚕的熟識的漿果。飽吃了一頓，還裝滿了一筐子。

在查曼叔巴耳草原上還有許多村庄的時候，每年一到這個

季節，人們就垛起千百个足够一冬用的牧草堆和散發着香气的干草堆。他們在这里收割了大量干草，到冬天就用这些干草來飼养成羣的准备出售的牲畜。

但在1937年，虽然故鄉的草原上牧草茂密，我却沒有看見一个干草堆。

我在阿諾夫卡已听老年人說，自从村民离开这里以后，在这荒蕪了的草原上就出現了新“居民”。过去这里只有土撥鼠、黃鼬、狼和狐狸，偶尔也出現过貂和獾，而現在这里竟繁殖着成羣結隊的貂鼠、羚羊和獐，甚至还有野驢——庫蘭驢，在湖泊和沼澤周圍的蘆草里有野猪。据說叢生着高大蘆草的“紹斯卡拉”和“阿利普卡什”里还可以看見老虎。这是完全可能的，据有經驗的人說：凡有野猪的地方就会有豹。狼繁殖得特別多。冬季里，許多人常碰上二、三十只在一起的狼羣……

当我們的汽車駛近“布藻—高姆根”小林时，从草叢里竄出了几只麋鹿。它們停住，驚慌地看了看我們，然后像被毒蛇咬了似的，跳了几跳就向遼闊的草原奔去了。

我不是一个獵人。可是我們的司机却帶着一支小口徑的步槍，他在途中不止一次地射击沼澤里的野鴨、大雁，以及草原上的碩鴿。但是不管我怎么建議去追麋鹿，他都断然拒絕了。“要是一槍就把它打死还好，如果只是打伤了，那怎么办呢？那时麋鹿就会直向我們冲過來，什么样的汽車也沒有用，它能追上的，事后就得把汽車送去大修理，”司机一面解釋他所以拒絕的理由，一面長久地目送着跑向草原去的麋鹿踪影。

在“撒旦—卡什坎”小林附近，我們面前出現了一羣野牛。它們在飄浮着蜃气的煙霧里閃了一下，馬上又消失了。

司机大声喊道：“野牛！”

我們停下車，仔細地張望。几分鐘以后，这羣野牛跑上了一